



張望雨的家事

寒 冰 黃清江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6 •

內 容 提 要

是一個短篇小說集。包括「張望雨的家事」等六個短篇。

「張望雨的家事」，描寫一個農村的黨支部書記，在總路綫宣傳時，對父親的剝削思想進行了無情鬥爭。

「陳二老頭」，描寫一個倔強的老漢，不相信新的事物，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動員大家抗煙抗霜的時候，他堅決不參加。後來，在事實的教育下，他開始轉變了。

「李大娘」，描寫一個不愛勞動的孤寡女人，開始不肯參加合作社，後來生產遇到困難，社員無私的幫助感動了她，她終於轉變了。

「相信誰」，描寫一個富農破壞糧食統購統銷時所玩的花樣。

「春爾」，寫一個老人如何熱愛勞動，如何全心全意的為社裏的工作忙碌，塑造了一個有覺悟的老年人的光輝形象。

「陌生的鄰居」，寫一戶移民受到當地生產合作社的照顧，在短短的時間內，互相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，最後，這一戶移民也加入了生產合作社。這篇，生動地反映了農民們新的思想感情。

張 望 雨 的 家 事

寒 冰 黃清江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協興成印刷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893

開本787×1092 紙1/32 印張3 7/16 字數62,000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1—25,000 定價(6)0.31元

目次

張望雨的家事	寒 冰(一)
陳二老頭	寒 冰(二)
李大娘	寒 冰(三)
相信誰	寒 冰(四)
春蘭	黃清江(五)
陌生的鄰居	黃清江(六)

張望雨的家事

寒 冰

一

是在一次縣裏召開的鄉區幹部擴大會上，我和張望雨同志開始認識的。我記得那天我把介紹信送到他手裏的時候，他仔細的看了一會，忽然笑起來，向鄉裏一起來的同志說：

『好，我介紹一下子：這就是來我們鄉裏幫助工作的老姜同志。……』

他是一個鄉裏的黨支部書記，二十出點頭的樣子。我第一次遇到這樣年輕的黨支部書記。

擴大會的第三天，縣委書記在會上做報告時，有好多話，打到張望雨的頭上。

『有些幹部家裏，還放高利貸、買地，到處去搞剝削！……革命，就是要消滅剝削、消滅階級嘛！……過去，我們思想上模糊，現在有了總路線了，它是照耀我們前進的燈塔，我們千萬不能再糊塗了。……』

縣委書記在報告當中，並詳細的說明黨員中家庭搞剝削與本人搞剝削的區別。張望雨

就在這個問題上打圈子了，他弄不清楚自己對家庭究竟應該負多少責任。

這天晚上開飯時，張望雨在人羣當中不時的朝我望望，我吃好之後，剛把碗放下來，他便走近我身邊，對我說：

『老姜同志，我有事情想同你談談！』

『好，現在就談吧。……』我點點頭說。

門前橫着一條河，我和他走到河邊，這時天空已經隱隱的黑下來，我們在河邊的亂石堆上坐下來。這裏很安靜，正好談心。

『今天會上，對我教育最大。』他說。

『是的，總路綫對每個人的教育都不小。』我點點頭，等待着他說下去。他微微沉默了一下，便和我談開了：

『……我家的成份要算貧農，我父親過去種過地主的地，後來，因為還不起地主的債，就到地主家裏做長工，一連做了十七年，也沒把地主的債還清，……我從小跟母親出去討飯，住在人家大車屋裏，受凍挨餓……自從共產黨來了以後，全家才得救，土地改革，分到五畝頭等好地。我父親母親，一輩子勞動慣了，這時比過去更肯勞動了，每天都是起五更、睡半夜。有了好地，又肯勞動，自然就收的多。日子也就一天天好起來，漸漸有了餘糧。……三年前，我

「了兩口大肥豬，我父親拿賣豬的錢買了三十斛黃豆——兩千多斤，到春荒時，豆子全部是借一還兩的貸放出去，第二年，又放了一年。到冬天，一伸手就買了三畝地。地多了，我這時又負責鄉裏工作，家裏就僱了一個小伙計。我父親，起初對參加互助合作就沒有興趣，後來，就更加不願意，一直在單幹……」

我像聽故事一樣聽完他這番敘述。他談的這些情況，使我感覺到，在當前的農村中，這恐怕還不是個別現象哩。於是，我問：

「你平時對家庭的態度怎樣呢？」

「家庭生活一天天好起來，我當然高興，至於搞剝削，我是從來沒有這樣心的，但我也沒有去阻止。你看我是不是要負全部責任呢？」

我想了一會，便說：

「你不要焦心！學習總路綫，就是要我們提高認識，認清方向，和資本主義思想劃清界限，至於要負哪些責任，這倒是小事。」

他後悔的說：

「唉！假使總路綫早來幾年，我怎麼也不讓家庭走上這條路！」

這天晚上，他談得非常坦白、誠懇，使我感到：雖然我們頭一天相識，就如同老朋友一樣

的親熱了。

二

縣擴大會開了十天。散會以後，我跟張望雨同志一起下鄉。根據指示：這個鄉要在春節前後進行總路線宣傳。

在路上，張望雨同志叫我就住在他家，在他家吃飯，我很同意，因為這樣工作上更好配合。

太陽大偏西的時候，到了張望雨家裏。不需要介紹，我一看就知道那個走起路來非常穩重的老頭子，是他的父親。他不時走進走出，看樣子就連地皮上筷子長的草節子，都要拾起來送到草堆上；處處收拾得有條有理，好像一切都是胸有成竹似的。他的母親，是管家務的總掌手。樣樣事都是她上前，但是樣樣事都要問問老頭子；有時候遇上不投機的事情，也會反對老頭子幾句，但反對之後，還是按照老頭子的話去做。

等我把床鋪安頓好，太陽已經快要落到西山上了。張望雨告訴我，他到東邊村裏去了解一下情況。他走了之後，我隨便到門外場上走走。一抬頭，看見家後不遠的稍稍凸起的地面——一個「丁頭舍子」，我向「丁頭舍子」跟前走去。

「丁頭舍子」門朝西南，陽光射進舍子裏面，照亮了半塊地。我走到門口，向門裏望望，見一個人團起來躺在地舖上。我輕輕的走進門，老實說，這時我心裏有點怕，因為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。我伸手去拉一拉他的破棉襖，他醒了，睜開眼，忙着坐起來。我在他身邊也坐下來，我問：

「老先生你貴姓？」

他有點不安似的說：

「哈，王，哈，……」

「你家有多少地？」

「哈，地呀，哈，賣得差不多了。」

我從他後來答話裏知道：他在土地改革時和老伴倆分了六畝地。地剛分到手，老伴得病把眼睛弄瞎了。這一來，她不但自己不能勞動，還要他時刻的伏侍她。前年春上，老伴又病倒了，他天天請醫生也沒把病治好。他把老伴埋葬了以後，整整賣了三畝地，才把這次欠下的債還清。

我注意的向各處望了望，舍子裏空落落的，看樣子不會有多少糧食的，生活一定很困難。我忽然想起山芋在此地栽種很多，便問他：

「老先生，你今年收了多少山芋？」

他苦笑了一下，搖頭說：

「這話不能提！今年我栽了一畝多山芋，心裏話，不管怎樣醜，也能收個十筐八筐的，……唉！沒牛耕田，就攔了很多天，剛剛栽上，又來了個什麼寒潮，把它全凍壞了，一點也沒收。……」

我默默的聽着，心裏想：六畝地已經賣掉三畝了，又碰上了歉收，將來怎樣維持生活呢？我埋怨他說：

「你可不該賣地呀！也不會想想旁的辦法？」

他仰起臉來，詫異的對我說：

「同志呀，我怎麼能不賣地呢？拿人家的債，一斛還兩斛；本來收的就不夠吃，我不賣拿什麼去還人家呀？」過了一會，他嘆了一口氣，又說：

「不瞞你同志，現在家裏就一點吃的也沒有了，我明天就要出去借債了。……」

門外漸漸暗下來，我從王老先生家裏出來。走到張望雨家門口，又回過頭去望望，丁頭舍子裏一閃一閃的冒着火光，大約是他老人家在燒什麼吃的。

三

我在張望雨家裏吃的頭一頓中飯，很好。大約是爲我吧？煮的是白米飯，還有兩菜一湯：一碗魚、一碗肉、一碗豆腐湯。

吃飯的桌子，一面靠牆，三面坐人；我是坐的面朝牆的一面，另兩面是他父子兩個面對面坐着。張望雨母親——張大媽在鍋上忙着盛飯。滿屋裏熱氣騰騰。

張望雨的父親張武，今天我才注意到：他那一舉一動，簡直學得有點紳士派頭了。吃飯的時候，伸手去拖一下菜碗，也要把筷子放下來，一手抓住衣袖，一手伸上前去。

吃飯時，張武大爺把幾根稀朗朗的黃鬍子抹了一把，很得意的談起他種地的經驗來了。他睜圓眼睛望着我說：

「同志你家也是種地？」

「是啊！同你老人家一樣。」我說。

張武大爺又抹一抹鬍子說：

「種田這一行可真不簡單啊！一樣田，能有幾種收成。就，就像這稻子，一樣的地，有人一畝能收六七斛，有人收十來斛，可還有人收他媽的兩三斛。……」

「你老人家頂好收多少一畝？」我問。

張武大爺緊接着說：

「嗨！吃虧了！勝利秫稻沒有種。……」他非常懊悔的談起沒種勝利秫稻子的事來。接着，又談到勝利秫如何的好，它喜愛什麼土質……談得很起勁。

張望雨一聲不響，低着頭祇管吃他的。這時，我忽然想起家後丁頭舍裏的王老先生來，便問：

「家後那王老先生會不會生產呢？」

張武大爺隨口答道：

「他呀！這前後三莊要算他這家最落後！」他頓了一下，又說，「過去窮，是因為沒有地，現今，家家有地，人人有地，他還是窮，這還不應該拿自己問罪嗎？」

張望雨望着父親把眼睛一翻，大聲說：

「他該問什麼罪？」

我這時注意到張望雨的手，在激動的發抖，幾乎要端不住碗。

張武大爺也翻着眼睛望着兒子，耳朵裏像被大棍搗了一下，向兒子望了半天，才解釋說：「土地改革分地給他，就，就，就叫他還窮的？……」

張望雨又大聲說：

「噢——這就應該問罪是嘮？」

張武大爺驚愕的望着兒子，說不出話來。

停了一會，張望雨口氣緩和了些說：

「照你這麼說，我們家是頂光榮的囉？家裏有積餘，去放高利貸，也買得起地了，也僱得起伙計了。……看吧！這有多光榮！」

張武大爺這時，才知道兒子變了，人大心大話也大了。他氣呼呼的望着兒子，望了半天，一句話沒說。這幾年，他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，不和任何人商量，誰也不去反對他，今天，他耳朵裏第一次灌進吆喝聲了。……

下午，我同張望雨到鄉裏最南邊的一個村裏去開會，路上化凍了，地面上像澆上油似的白茫茫的。……

在路上，我想起張望雨在吃中飯時對父親那種甕聲甕氣的樣子，我問：

「你把嗓子放那麼大幹什麼？」

他的眉毛向下一掛，乾嚥一口唾沫，說：

「老姜同志，這裏頭有一個情況，你不曉得。」

「什麼情況？」

「丁頭舍裏王大叔，前年借我們家裏債，春上借一個，秋天要他還兩個，不然他哪能窮得這樣子？」

「他借了你家多少債？」我問。

「數字我記不清了。無非在秋天收下來，一還了債，家裏就差不多了。就是在這一年，賣了三畝地給我們家裏。」

這時，我想起了前天晚上王老先生對我說的話來，原來這地就是賣給他家的。我想了半天，又問望雨：

「共產黨沒有來時，你們兩家是不是差不多呢？」

張望雨皺一皺眉頭，說：

「在過去，兩家完完全全一樣，王大叔同他（父親）一起在地主家裏做傭工，做了好幾年。——吃一鍋裏飯，做一樣事情，受一樣罪。……」張望雨沉默了一下，又接着說，「在過去都是一根苦藤上結的瓜；現在，有的甜了，有的還是苦的。……」

四

「一回生，兩回熟，」這句話一點不錯。我住在張望雨家裏，頭一天晚上，睡得很晚，不見一個人來；到了第三天晚上，大家剛吃過晚飯，就來了一屋子人。有老年人，有青年人，還有小學生和幾個拿着針綫的姑娘。大家把桌子四面圍得緊緊的。

張武大爺一見五六個人頭靠頭的擠在燈底下，眉頭皺着說：

「桌上能離開點不能？……」

張武大爺雖然拿出那種嚇人的樣子，但桌子四面還是擠滿了人。不一會，門東的明四奶奶也來了，北舍上趙八爹也來了，張克華互助組十幾家差不多都有人來。各人隨便閒談着，吃煙的人，煙袋不離嘴。這時，陰三老爹忽然從門外走進來。他是好說好笑的人，一走到哪裏，哪裏就熱鬧起來，大家都望着他說：

「好，好，請陰三老爹唱一段！……」

沒想到陰三老爹今天晚上卻沒精打彩的，搖了搖頭。

這時，忽然有人在我背後搗了一下，我轉身一看，原來是張望雨。我跟他到門外黑地裏，他低聲說：

「來了這麼多人，實際上等於小半個村民會，我們也不說是開會，就請你給大家談一談好不好？……」

我考慮了一下，說：

「談什麼呢？」

張望雨說：

「總路線唄！還能離開這個。」

我想了一會，便答應了他。我們兩個回到屋裏時，陰三老爹正捧着一張報紙，在燈光下唱着：

土改後，

大家面前路兩條，

一條是，

買田、放債、僱長工，

一條是，

「組織起來」光明道。

陰三老爹正津津有味地唱着，張望雨忽然插嘴說：

「我提個意見：現在夜長，睡覺不遲，大家也難得湊到一起來，趁這個時候，我們請老姜同志，把這次縣裏開會的事情談一談好不好？」

陰三老爹忙着收拾報紙說：

「好好好，聽聽正話，不要聽我這南腔北調的。」

這時，倒叫我有點爲難起來：一來是情況不很熟悉，二來我事前沒有一點準備，不知從哪裏說起。真有點騎虎難下。我稍稍靜了一會，心裏想：能談多少談多少吧。我望一望大家，大家都向我望。我說：

「快要過年了，過年是個喜慶事，要揀好話說。」

明四奶奶岔上來說：

「現在不興那套了，好話壞話一樣說。」

陰三老爹不耐煩的向明四奶奶說：

「你就出耳朵好好聽！」

我笑了笑，接着說：

「我向大家報告一件大喜事：毛主席把一個大計劃批下來了，大約在十五年左右，要把